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冯秋子散文

FENGQIUZI SANWEN



圣山下

SHENGSHAN XIA

在浑浑的记忆里，很多时候是那么想唱蒙古歌。身在哪里，都想念内蒙古，想到内蒙古，心里就有源远流长的声音。上苍赐予那片土地的东西南北、苦乐悲欢，几乎都埋在地下，稀疏的人们，游走在有草没草的地面上，出没在村庄边缘被开垦出来的一片片不太结果的无效地方，被干涸的北风吹拂着，看见往日的脚印被沙石淘汰，日渐掂量出荒原的亘古，渊博，深不可测。寂静的黑蓝色的夜空下，地下的千古埋藏，从草地和耕种的庄稼地的缝隙里传诵出去。那些沉没了千古牺牲的滋味，有血海浮游出的真性，随西北风掠过每一根草，来到人心上。那就是草原上的声音。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 冯秋子散文

圣山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山下:冯秋子散文 / 冯秋子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6. 12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ISBN 7-80671-529-0

I. 圣... II. 冯...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864 号

圣山下

冯秋子 著

出版人 / 杨迅文

主 编 / 桂苓 刘琅

项目主持 / 江金辉

责任编辑 / 陈骋

装帧设计 / 海云书装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35×965 1/16

印 张 / 18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71-529-0/I·68

定 价 / 2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 目 录

蒙古人	1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8
寂寞的天	11
白音布朗山	16
额嬷	25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33
英雄在哪里	42
冻土的家园	64
婴儿诞生	75
沼泽地	82
虚妄的写作	90
没有土地的村庄	96
太阳升起来	109
寸断柔肠	119
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	129
农民的快乐和苦难	150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156
以人的方式舞蹈	167
——发生在列日的剧场和船上	
荒原	208
后记:风刮到哪儿,火……	280

蒙古人

有一天，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我们正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轿车从通火车的城市出来，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流浪汉背着渍满油光的布袋四处游荡，或者坐在街边晒太阳、吹小喇叭（当地人叫它毕什库尔）的那座城市，像小人书里撕下来的一张画，已经遗落在遥远的山谷里了，隐隐约约又从那里传出一两声干燥的火车笛鸣，酷似深秋向南飞逃的最后一只孤雁在呻叫。我说：“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

可是才看见四五群土黄色的羊，他惊喜一阵就倒在我怀里睡着了。土道上趴伏的一堆堆牛粪已经风干，汽车一过，牛粪骨碌碌跟着跑出好远，跑进道路旁边的荒地。这条被勒勒车轧出来的土道无限延伸，在浩瀚的戈壁草原划出坚定的走向。当年勒勒车慢腾腾跋涉这条土道，赶车人倒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偶尔遭遇了狼或者金钱豹一类野兽，埋头赶路的牛立刻死死钉在原地，竖起犄角哞哞大叫；赶车人坐起来，抽出猎枪……紧张的对峙之后，牛车仍旧慢悠悠开路，野兽留在身后引颈张望，双方互不伤害，要有怎样的分寸和默契，内中奥秘只有当地人和同在那个环境生存的野兽们长年累月地揣摩了。一场虚惊算是远程旅行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时候，勒勒车满载而归，野兔、狍子、沙鸡应有尽有。长途大卡车第一次出现在这条土路上，就像喝醉酒的小伙子那样直着脑袋往前冲，

几十年过去，颠破的长途大卡车几乎跟爬墙上树的孩子磨破的衣裳一样多了。

长途轿车颠簸着前进，嘎啦嘎啦轰响。孩子不管不顾一直酣睡，他看见这片大草甸子就觉得踏实，有了安全感，怎么会被吵醒呢？他尽可以在动荡的梦里，挥舞他的塑料刀剑，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连清醒的我也对汽车后面拖带的滚滚黄尘幻影幻现，和十七年前跟随一辆大卡车捕猎黄羊的惊险混淆在一起。那是哥哥开枪以后，受惊的黄羊反扑过来，猛追卡车，气势浩荡汹涌，那感觉真是落荒而豪迈。

长途车停下，已是黄昏，没风的日子，黄昏柔和极了，房屋黯淡，炊烟缥缈。疲惫的旅人走下长途车，回到自己的栖息地，这是一个看见风筝就喊“赛、赛”，想和风筝干杯的草原小城。

孩子很懊丧，一路睡觉把时间都睡完了，问我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日子长着呢，你以后都能看到，山呀草地呀牛羊呀，草原上多得没有办法，你记着它，它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他说：“你是说一辈子也数不清楚啦？”“是的，数不清楚。”我说，“这地方想数清楚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小就想知道这座小城一共装了多少人，哪怕光数出老人和儿童，也没做到。”他显然知道他跟这里的关系，他出生不久，我就把他送回来，上幼儿院才接回北京。我们一想家的时候，就听回家时录下来的内蒙古的歌曲。此刻，他的眼睛明澈而专注，这使我又一次相信，和孩子的交流早在他出世以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通过神情，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他的灵魂，骤然照耀过对方。

我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这里的孩子们，愿意盯着那朵白云，热布吉玛额嬷叫它察干达拉额赫，也就是汉语说的白度母，他们盯着云彩从小城上空飘过，盯着小城像进入傍晚似的一下子阴凉昏暗起来。这时，云朵和它的影子快速飘移，孩子们跟着跑，大声呼喊着重云——他们心目中的天马：黑莫里！黑莫里！让自己跟上浮云，让天马的身影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以庇护他们这些常干一点

小坏事的孩子们那小小的愿望。不知不觉，跑出了小城，吉祥的云朵回到它的世界去了，孩子们只好折转身往回走。他们不能跑远了，他们的翅膀还没有长坚硬，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他们的出生地，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时机。

太阳和云彩总在明媚的午后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孤寂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掀起脚板往远处跑，他们向往的远方神秘莫测，他们清楚去那里需要无比多的力量，投下影子安慰他们的云朵就是天马就是方舟，总有一天会帮助他们离开小城到想像的天地里驰骋。在等待中，孩子们长大，而他们的长辈——草原上的老人，终于在祈祷了几十年之后，乘骑这种上天赐予的神驹，走向通往天国的路。老人与儿童，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膜拜旅行，只有上天知道，但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著的惯性，真的一往无前。

蒙古人居住的这块高原，冬天漫长，冰天雪地，寒潮频繁侵袭，夏天短暂干旱，温差悬殊，去过那里的内地人说那里“早穿皮袄午披纱，晚围火炉吃西瓜”。一到六月，人们就开始祈求雨水浸润他们的土地，但是雨水偏对他们极尽吝啬，牧草常年疏黄、低萎，难得葳蕤。一场大雨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好不容易落下了，却来得桀骜不驯、异常疯狂，无情地鞭挞草地和生灵。人们陆续走出家门，站在天空下，他们仿佛听到了神灵的召唤，在滂沱的雨水显现出远古声音的那一瞬间，洗涤灵魂的时刻便来临了。雨水浇淋他们吧……

沉寂多日的土地先是微微颤栗，而后剧烈震动，地下的蕴积隆隆滚沸，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霎时间日灭天陷，混沌一片。牧人们深深弯下他们的腰，倾听远去的祖先悲怆的昭示，承受故人痛苦的省醒，挖掘自己已经蜕变得微茫、虚妄的灵肉，羞惭的眼泪混着雨水流下来。浇淋吧……他们诚心诚意祈求，草木的枯萎没有心灵的枯竭可怕……浇淋吧！

草地上浑然升起诵经声，像众声齐唱一首节奏柔缓的歌，低沉地唱下去。他们的灵魂还能复苏吗？蒙昧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此时，他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天，雷声融进了他们的祈祷声，一阵阵

撞击着他们的灵魂。大雨如注，吟诵的男女伶仃在风雨中，任雷火在头顶上闪烁。许久，他们抬起沉重的头仰望上苍，目光却像死去的人一样痴迷不动。雨水真的冲刷了他们的罪孽？但雨水和眼泪的确都埋在他们脚下了。

马背上的民族，沦落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谁能数清那里的东西呢？数字可以帮助牧羊的孩子数清他率领的羊群，可他默默凝视羊儿，心里涌出的决不是孤零零的数字，而是他为羊们起的名字，他熟悉每一只羊，像熟悉自己的脚指头。他站在羊栏出口、坐在野外的山坡上，看着羊儿，就在和叫汉娜或是木勒根的羊对话。他把听来的故事讲述给它们，也听它们绵绵不绝的叙叨，他和它们常作倾谈，快乐和悲伤悠悠地相互传递过去，到日落西天，他虽然感到身上有些疲乏，但心里已然舒畅，无怨无悔地踏着晚霞走回村庄。有时他实在回想不起别人讲过的故事还有哪一个藏在他的肚子里，他皱着眉头苦苦地想，想不起来，就自己编造一个，他把它讲得神乎其神。讲完故事，他为说不说出这个故事是靠他的大脑想出来的犹豫不决。朗朗嘎嘎晃荡在他屁股后头的两片羊肩胛骨，是他忠实的伙伴，在野外他有时候想放开喉咙唱歌，就敲这片“骨钹”伴奏；撵羊的话，两片琵琶骨又能拍出好多种信号。那些活到两岁的羊，已经被他训练得像一个合格的兵，可它们两岁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日子所剩不多了，三百六十五天？不，重要的是它们能不能顺利越过这个冬天。他还用两片羊骨头拍打羊的屁股，以它们的白骨威慑它们中的捣乱分子，这个办法也很灵。当然，他知道什么时候从羊皮口袋里掏几把晶盐撒在山石上，让他的宝贝们像嚼糖果似的享受一下。数字在草原真的不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力的东西。

蒙古人的祖先习惯随着季节迁徙，在北方荒漠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走过来。后来，选定一个牧草还算肥美的地方落脚，许多小小的、兴旺的牧村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土地实在广阔人实在稀少，

千百年的演变未曾改变这一点。那里的山雄健、厚实，但是光秃秃的缺乏色彩，草地奈何不了天灾人祸，留给牲畜的只有山羊胡子一般的茸茸纤草，而稀疏的草地里乱石兽骨比比皆是，一派荒凉。时间淹没了发生在那里的无数故事，横亘在荒山野岭的历史早在这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了，历史袒胸露背，而他们无法装饰山头。

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荣辱过于沉重，还是这个民族压根就驮载不起历史的重负？也说不定是它的历史残酷不仁，无以收拾？那么从前的人们都充当了辉煌的牺牲？后来的人又与他们的历史割裂开来？

……沉缓的山涌出大地，山峰凝重地屹立，一座接着一座，山里山外都是草原和戈壁滩，曾经开垦过的土地留下了劳作的痕迹，黄土壤上一簇簇绿色马莲花随风摇荡，村庄和附近农田里的绿色植物悄无声息。回头看，还是山脉，是的，山脉。山脉富有韵律地起伏，和沙漠里风势造就的一个个沙丘似的那样延绵，与天相接。天湛蓝悠远，干涩的风习习吹拂，羊群散落了半个山坡，星星点点仿佛雨后草地里冒出来的一堆堆白蘑菇，孤独的牧羊人就坐在山丘上。苍茫、悲壮的山，沉寂得的确太久了，生长在那里的人感觉到他们和那里的山一样学会了沉默。

小时候，常看见热布吉玛额嬷跪坐在后脚弯里整理她的黑发，一条粗粗的大辫子，最后被她盘在后脑上，随后，她从衣袍里掏出小镜子前后照一照漂亮的发髻，这件事就做完了。她露出笑容。把一天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以后，已是后半晌，她要唱歌了。她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是不是深刻，有没有人在听，她不去想，后半晌是安宁的，她喜欢寂静的午后，她发现那段时间心地开阔、舒坦，说不出地幸福，而内心蹦蹦欲动，很想对蓝天诉说，对不谙世事的孩子诉说，对她自己诉说，她就唱出歌来。唱完天就黑了，她又要忙碌一家人的晚饭。

她出生以后和别的地方别的孩子一样，很多时候混沌沌睡

觉，但在她的睡梦里，蒙古人的歌声懂懂，她学着走路即从那种抑扬跌荡的节奏中找到了平衡，那种音乐从此在她的血液中繁衍，她把蒙古长调变幻出无数种旋律，每一种旋律都是她吟唱那一时刻才萌发创造的，是那一时刻她想说的话，她想说的就是这样表达的，那声音、那旋律，就是她心里埋藏的秘密。因此午后，太阳西下时，她常被自己激励得泪水氤垂。

艰难的生活和人的尊严，在热布吉玛额嬷的心里竟然有简单的母子关系，一个孕育另一个，她唱。她还反反复复吟诵太阳：太阳帮助我们的心灵脱离黑暗。不朽的是什么呢？她问自己。是力量。她唱道。有时她哼唱的是没有歌词的歌，也许是词语不如音乐之声更能表达额嬷的内心？额嬷的歌，出落在那片土地，出落在传统的蒙古调式里，仍旧带着无法抗拒的沧桑感，在高亢、辽远中，在自由、奔放中，在大幅度的回旋、跳跃中，仍旧潜藏着深深的忧郁。那时节，草原上行进的只有额嬷的歌，万物祥和、静谧，额嬷回过头来看望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自己的呼吸。蒙古谚语说：“活着，我们亲如兄弟；死后，我们的灵魂一同成佛。”我就是从热布吉玛额嬷唱歌开始理解一个生命怎样孕育出他的世界，并且理解了世界上有一种哭泣，不是为着艰难、痛苦哀戚，仅仅是你看见了你吟唱的万物，看见了上苍，你为之感动。

有一回额嬷讲起她的母亲，那件事发生在很早以前，她母亲放牧归来，母羊们和圈里的幼仔纷纷团聚，有一只母羊却大发脾气，用后蹄狠狠踹踢挤到它身边的两只小羊羔，它们刚出生四天，它们的妈妈不认它们了。额嬷的母亲喝喊那只母羊，但无济于事。老人无奈，坐在羊圈旁唱起歌来。歌声娓娓地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部落里的成年男子奋力抵抗入侵者，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血水淹没了草场。敌人驱赶着俘获的牛羊和儿童，踏着血海凯旋而归，为了庆贺胜利，他们宰杀了这些牲畜，而命令那些俘虏的孩子们“快去逃命”，只见背后乱箭齐发，孩子们在奔跑中全部丧生。孩子们曾经栖息的家从此凝结成马蹄般坚硬的板块地，荒废了……归圈的羊儿静静地倾听这如泣如诉的苍

老歌声,那只被邪恶迷惑了眼睛的母羊已是泪流满面,没等额嬷的母亲唱完,揽过自己的幼子,让它们在它的怀里拱动,急迫地吮吸它的乳汁,母羊复又慈爱如初。

这不是童话。我亲眼见过歌子把牛唱哭。

我听过很多蒙古人唱歌。在北京的蒙古歌手腾格尔有一回唱起他创作的《你和太阳一同升起》,大家听他粗犷中稍带感伤、嘶哑中略显压抑的歌声,喝下很多白酒,然后笑着擦掉眼泪。

我常想,蒙古人唱歌就是那些沉寂的山的动静。

1994年8月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夜晚，偶尔会响起一种古老的声音，由远而近，如沙尘暴冲散了狼群。但是人马厮杀、兵器碰撞的日月陨灭的时候，那些凄厉的声音就已经成为古战场的童话了。

我没去过新疆的沙漠，这个童话自听说就记在心上。多年前我在北方草原生活，黑夜里经常出沒的鬼魂，几乎遮盖了我的整个童年。沙漠的童话，和我感受到的草原的黑夜不谋而合——那种并不遥远的神秘，使我不寒而栗，那就是我的痛苦原索——人和鬼原来是同一世界里的存在。

不同的只是人在地上，鬼在地下。

但是每一天鬼都在人待的地方游荡。我听到大人们说，太阳照耀我们，月亮照耀他们。我也变得虔诚起来，默祷太阳停留住，和小孩一起睡下。但是太阳走了，黑夜来了。我心神不安。

然而人的生命就像旱地的草，只能长那么长，钐草刀忽闪一下，他们就轻飘飘地被风刮出去了。鬼却好像长生不灭。人们看见的鬼也比人长得高。

我想不好，白天和黑夜抗争了多少年，人和鬼抗争了多少岁月，人还是害怕黑夜，还是害怕鬼。人是万物之主吗？我姥姥说不是。喇叭里说是，说人定胜天。但是，人的力量和豪迈为什么坚持不到黑夜？坚持了也不能胜利。就不能胜一个、胜一回吗？不能。我

姥姥说，胜一个、胜一回也得返回去，以后又变成不胜。

我们是有罪的吗？

我姥姥太老了，瘪着漏风的嘴，说从古到今，人都在制造麻烦，从生到死，人都在痛心哭泣，人的罪恶就在，就在这里——在她和我坐的地方？她颤抖着抻起袖头，擦一擦早已没有多少力气眨动的眼睛，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无力地唱道：“天上的银河不断哟，是爱人流的泪……地上的黑水不绝哟，是爱人流的血……”这个从前的萨满，现在老得只剩下呼吸了。她唱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不确实，四散而去，我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这首充满哀痛的长调歌曲，在草原上像沙石一样流动，人们和我都习惯听她哼唱，就跟看一个老头鞣搓绵羊皮一样。

这也是年轻女人们爱唱的歌，她们坐在土炕上凝视远方，或者天快冷的时候，三个五个妇女围坐在枯草地上，铺展开皮布绳麻，为自己的孩子缝制棉衣呀皮袄呀靴子呀，都会唱起这支流传古旧的歌。在她们身旁跑来跑去玩闹的孩子，和更小一点的、扒扯她们的衣裳想吃奶的孩子，她们都有耐心唱给他们听，不管听懂没听懂，让孩子听到：人的不公正，造就了冤魂。这些事得告诉给小孩子，等他们长大了，再去告诉给他们的孩子。

旗里的人们为此愿望诚心祈祷。但是他们仍然不安，神不舍。他们对自己的灵魂越来越感到恐惧。人们相信，这一生他们注定要经历这种苦难，这是灵魂的必由之路，然后，要么进天堂，要么下地狱。

他们祈祷的，正是他们害怕的。

黑夜告诉我，一张张凄苦的脸的故事，告诉我，苦难的冤魂从未停止过战争，他们注定要伴随着人类。人们在旷野听到的、看到的，就是他们不息的声身，那是他们在显灵。古战场上显灵的，就是这样一个个冤鬼。

我出生的这片草原，过去一直是血海沙场。那里的人们热爱白色，常用洁白的哈达表示：“我的真情，在这里了，请接下吧！”黑暗的日子太久了，白色就是曙光。可是，白色同样无法让人们得到永

久的安宁，你看，小孩子随使用树杈划拉一下，就有一截白骨裸露出来……因此，太阳是最好的伙伴。“太阳一出来，亮呀亮堂堂啊！”从外边传到草原的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可是太阳是会落下去的，太阳落下去，可怜的人们即被放逐了，黑暗吞没了他们，野兽肆虐，魑魅云集，大草原平静的草皮下掩蔽着深厚的罪孽渊源。偶尔沉静时，呃逆之声不绝于耳。

打仗的人们开始上场。

我没赶上真刀真枪对阵、决战的悲壮时代，只看见过几次小分队围剿里通外国、想颠覆共和国的几个人的零星战斗，和批斗地牧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到了深夜，正规军从我们房子前面的大马路通过，开到几十里外的北边。地方上组织起民兵、妇救队、少先队……我们的联防，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好人”挺起的血肉胸膛。后来，有一半人，甚至更多的人，把枪口调转过来，对准了同住一旗的人，新式战斗不倦地展开，竟也无往不胜。

歌是歌，人是人。人们再也顾不上唱那些麻烦的歌，也顾不上恋爱呀、死亡呀一类折磨人的事情。唱旧歌的人，随同旧歌一起被埋葬。有人解决现世，解决生存，跟着他，就是跟着革命。前世和来世压迫我们压迫得太久了，实在是没有缘由的事情。

地狱都是什么人该去呢？忧虑为什么缠绕我们，使我们双目清静却看不见阳光下的黑命？我们的脸上为什么悲苦，我们的心灵为什么感到伤痛？我们的孪生兄弟为什么是忧虑而不是革命？为什么我们一直想找一个不革命的人来帮助我们的灵魂，为有一天能够解脱忧虑，让他抚摸我们可怜的头？

祈祷吧，罪孽深重的人。

泪眼朦胧中，却看见忧伤的神灵在对他微笑，丝毫没有抛弃他的意思，他顿时感激涕零。

但是，地球上正要消灭他这样的人。

2000年

寂寞的天

这个叫赛汗的小城，只有一条公路跟通了火车的城市连接着，遍地都是杂草。你能看见穿厚重蒙古袍的男人和女人，看见他们弯着腰，一摇一晃地倒替脚步，朝一个他们并不抬眼去看的地方走去。他们买好盐巴、火柴和炒米，牵上马，顺着来路骑走了。有时，他们带着狗。

你听见的声音，除了鬼哭狼嚎，就是牛车嘎啦啦、嘎啦啦地过。你跑到街上，几个别的孩子也跑到街上，他们跟你一样，追赶牛车，跟牛倌对骂：得来来球，球赶牛……男孩和女孩说一样的语言，因为他们从小穿一样的衣裤，翻一样高的山，跑一样多的野路。牛倌的长鞭前后左右抽着，粗话一字不剩地说着，两边的人都开怀大笑。牛车走了，孩子们也散了。如果前一天或这一天孩子们没有打架，没有结下恩怨，也许会聚在一块再耍几个时辰。

天黑了，路面上孤灯只影，狼和狗开始抖擞。孩子们回家了。

我的世界是一个黄土包。我要在黄土包上望父亲母亲，望大哥和二哥。大人们总有做不完的事，从早到晚，他们的心都被外边他们要做的事占领着，只有深夜，你睡不着，而他们以为你跟他们隔在两个世界，他们才说他们自己……而且尽说你不习惯的话。终于母亲和父亲提到我的哥哥，是谁又跟谁打架的事……没人提到我。我想听他们说一说我，说说我长大了，我想如何。其实，那时我就想

生病，生了病人们才会记起你。虽然父亲会说“跟我来”，他带你到那些蒙古人骑马进城要去的商店，告诉你：“敞开肚皮吃。”他在一旁看着你，和站柜台的人开几句玩笑，店里的人对父亲毕恭毕敬，大概是他能让他们豁然开朗，让小商店生机勃勃，他去哪一个地方都能让人们快活得年轻，快活得想做点什么、说点什么，看得出来他们那时心情很舒畅。你想跟父亲说点什么吗？没有机会。而且，你也太小，你没有父亲的腿长。他一胡噜你的脑袋，你就得远远跑开，他要做他的事了。他喜欢你，只会带你出去，买东西让你吃进肚子。半天工夫，肚子瘪了，他还是他，你还是你。你永远够不着他，他就像是你的天。

哥哥们则要尽手段丢下你，比如去十多里以外的小水库凫水，比如骑马，比如合伙偷出谁家父亲的枪去草地打野兔、野狗，比如策划打狼，比如打架。小城外面，就是草原，辽阔的草原。歌儿里唱：“远方飞来的大鸿雁哪！”我已经唱了一百遍。远方在哪儿？大鸿雁从哪儿飞来？为什么它从不在我们这里降落？是我们赛汗塔拉没有足够的水流、树林和英雄吗？大人说打起仗来，用不了半个小时，敌人就开到我们家门口。所以家家都挖了战备防空洞。从远处看，挖洞挖出来的土堆，像坟墓一样，散落在小城的各个角落。哥哥们每天让我留守在家门前的黄土堆上，他们说，敌人随时会发动战争，你守卫这个黄土高地，站得高看得远，一有情况就像儿童团员那样报信，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打起仗来，有哥哥呢。

我长得太慢，追不上我的哥哥。他们昏天黑地在野地里蹿来蹿去，我就守候在这里，半信半疑。

我想像出一个城堡，黄土高原不一会儿就矗立起一座周围插满树枝的大房子。房里安了一只火炉，是我用黄泥捏的，这种泥炉子我捏过不止一百个，除了我哥哥，别人捏得大部分比我差。火炉捏好阴晾两三个钟头，就可以点燃马粪或者牛粪，让它走火，让它燃烧。这时，白色的浓烟迷漫了我搭建的这座大房子，我在忙碌中鼻涕眼泪一齐流淌。但忙乱半天，房子里的烟雾还是排放不尽，才发现是忘了设计烟囱，可你无论怎样聪明，烟也不走自己的通

道——没办法，泥炉子出来吧。但是不幸，搭建的房子被我的手指碰塌了。

我开始摆弄我用铁皮瓶盖做的大大小的盘秤，秤杆上都刻着准星，大秤能称起一个苹果，小的放一颗骨卵就翘屁股。你能想出这种秤怎么做吗？有时间我告诉你。

日头依然高。我能望见的地方都是老样子。几座青山，几间房子，几棵杨树，牛、马、羊、狗和风、水、沙。我除了发呆，百无聊赖，便在黄土包上挖起了地道，又操纵了一场手忙脚乱的地道战。我家的门还是紧闭着。

牛车少得几天也不过一架。那个常和孩子们对骂的光头牛倌死了。哥哥说那家伙赶着赶着突然倒在牛车上，老牛拉着他进了深草地。人掉在哪儿哪儿就是他的葬地。黑老鹰吃他，狼也吃他。黑老鹰和狼开仗。

人的地方越来越小。深夜，你聆听外面的世界，世界中生长的和埋藏的都在呼吸，那是一个黑洞洞的沉重的战场，你把头缩进棉被，捂得严严实实，也能听见嚎丧、厮杀、吞噬；你封闭了双眼，还是看见黑血淋漓，汪洋一片。

小孩子就在被窝里蜷缩着成长。你渴望力量，在黑夜来临以后，像父亲一样，走出家门，去风声凄厉的草地里走步……大人可以走进黑夜，大人不怕战争，大人经常杀牛宰羊，刀枪就在他们身上，大人的胸脯能够跑马，大人的吼声惊天动地，可你害怕长大，你喃喃自语。

你愿意自己永远是个儿童？站起你的小小的高度，让风沙刮迷你的眼，冰雪坼裂你的脚，你的呼喊埋在微弱的心跳里，震撼不了自己？

天白了，太阳升起来，跟昨天一样。

黄土包上卧了几堆狼粪。

远处一所房子前围了几个人，他们家昨天夜里被狼咬死几只羊。人们顺着狼粪去找狼，找狼可能没吃完、埋起来的残羊，找它们撕毁了羊皮。